

《蝴蝶飛》的成就也在於此。演佳的李冰冰從青年到中年，經歷生離死別、身心受創、不斷見鬼等「奇遇」，仍顯得可信有層次，每一個轉折都勾動觀眾的情緒。可惜也僅止於此。周渝民（飾東東）的樣板輕佻格讓人懷疑他仍在演電視劇，忘了轉台。不單他的演技驚人地平板，他的角色也叫人難以置信。更有趣的是，你看黃又南演的小混混，其實頗靈活生動，只是他跟佳的一段情，與佳跟東東的一段情同樣純情得離譜，欠缺鋪陳與發展；兩個完全不同階級、身體感覺迥異的男人在片中不斷被說成「相似」，不斷被佳錯認，也顯得過份為賦新詞。難道天下男人只要夠衝動純情，便都差不多，叫清一色好男人？

最後我們只好說：《蝴蝶飛》中的女性很真實，叫人明顯看見香港女性不懂表達、不懂愛人，因為不懂愛自己，也不了解自我的各種問題，很適合維護港女聯盟作深切反省教材。而更可怕（抑或可悲？）的是，男性連這樣的自省能力都欠奉，還把自己不懂感覺（只懂問）、不懂問（問錯問題、在錯的時候問）、不懂轉彎（死了還要回來騷擾本來已夠亂的人間世），還把強人所難死纏爛打等等各種性格弱點，都怪到女人頭上（紅顏禍水）。原來男人以為，只要死心塌地，便是好男人，便值得被愛，一切缺點都應該被原諒。維護港男聯盟之死雞擰飯蓋，莫過於此。

日後有志於思考香港電影的性別研究學者，可先放開「男性凝視」，並從男性恐懼出發。一次又一次，今日的香港電影讓我們看見，男人最怕的，不是女人，是自己。

從陰盛陽衰到陰衰陽衰

《香港電影》第二期（2007年12月號）頁六至七及頁八至九一口气登了兩張各自充滿人頭、極其壯觀的跨頁照片。不知是否編輯故意，讀者翻起來，卻不得不嗅著歷史差距製造的反諷意味。

前一幀應是1966年美國《生命》（*Life*）雜誌派記者Ron de Paolo來替邵氏片場做專題時拍的，吳思遠在圖旁解說道：「當年邵逸夫把片場所有在拍戲的演員全部叫來，並放兩名肉彈在車頂」。照片中所見，除了帶頭的邵老闆、三四名小生及零零落落的龍虎武師外，差不多清一色是女性，在最前排還有反串的凌波及馮寶寶。這是邵氏的黃金時代。1962年，李翰祥的《楊貴妃》在康城攫下最佳技術特別獎。63年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橫掃港台，打破了所有票房紀錄。

翻過去，下一頁同樣一片人海，卻是清一色男人，原來是《投名狀》（陳可辛，2007）的劇照。《投名狀》在香港電影金像獎分別奪得最佳電影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主角等七項獎。兩張照片相互對讀，相隔四十年，香港電影從當天的陰盛陽衰走到今天只有男人的世界。再過四十年回頭看，歷史會如何看待今天電影性別一面倒的現象？

陳可辛的確清醒誠實，他眼中的徐靜蕾這角色就是一個「沒腦子的人」、「甚麼都不懂」的一個農婦，所以最後還會央求金城武不要殺她，而她必定要死，為的是要成就金城武這男性角色（見《香港電影》第二期訪問）。一如《鐵三角》中的林熙蕾，這些「女主角」在電影中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為女人，勾動著男人的情慾並成就男人的主體，而各位男性角色卻多元複雜地經歷著各種有關道德、友情、名

聲、事業、家庭、理想等各方面的掙扎，又同時推進並扣連著劇情的發展。所以嚴格來說，所有的主角都是男性。

但更重要的是，今天的香港電影雖然是男人的天下，卻不是陽盛陰衰的世界。連像《投名狀》這種血汗味特濃的戰爭片，都被香港導演拍成一部反英雄片，對「兄弟亂我兄弟者，殺之」的男男生死情義作出無比反諷。從趙二虎、龐青雲到姜午陽，到頭來每一名疑似大男人都背叛了自己，每一個都可悲可憐可笑。這些面對大時代、在偌大中國版圖上爭天下的男人，骨子裏竟跟在小時代彈丸之地昏暗的地下道、《鐵三角》中偷運著乾屍閃來縮去的幾個小男人相當相似，在重重壓力下背負著求生的無奈，不過只是企圖拼搏實現超越自身、心存僥倖的卑微幻想，而且往往全軍覆沒，剩下甚麼都沒了。如果女性角色一開始便不重要，那男性角色則是透過電影的磨難，最後也必定發現，自己在歷史的煙海裏，也只是一只無關痛癢的棋子。

今天的香港電影，確實是男人的世界，但卻呈現出一個陰衰陽更衰的時代。

畫皮的現代啟示錄

網上有不少人論陳嘉上導演的《畫皮》（2008）雖然以「呈現曠世名著《聊齋》」作為賣點，但實際上跟小說《聊齋》瓜葛不大，並以此作為批評《畫皮》電影名不符實，甚至有博客文章題為「其實你幹嗎非要叫《畫皮》呢？」。

從來電影改編小說，愈忠於原著愈不好看；若只忠於原著，還拍電影來幹嗎？這道理觀眾都心知肚明。我有興趣問的，不是電影是否貼近小說，而是，電影與小說的歧義，讓我們看到甚麼樣的時代變化？從前中國人受落、認為「好看的」文本現在要拿走甚麼、添加甚麼才能產生認同？從中可見我們的倫理價值、想像與欲望經歷了何等樣的變化？是誰覺得「好看」、電影拍給今天的誰看？

我曾經開過一門討論電影與小說中「異類」再現的課，從《聊齋》談到生化人，發現香港年輕人對《聊齋》不但充滿想當然的前設：都以為鬼怪與人，勢成水火，若接近，需驅除之，才得安寧。又以為狐狸精，以色迷人，即壞女人，為好男人之墳墓。日本學者戶倉英美研究六朝古怪小說、唐宋傳奇，至清初的《聊齋》，一語道出《聊齋》跟以前的小說最不同及最革命性的地方，是它完全推翻人與異類結合沒有好結果這排他的宿命。異類主動接近人，不但不傷害人，還往往比人更美善純良，從而反照出人性種種可怕可哀、人間制度的無理宰制。《聊齋》五百篇作品中，狐狸精出現的有八十多篇，其中不乏有人與狐白頭偕老的美滿結局，也有不少是人明知她是狐，但仍想跟她在一起，竭力挽留，她卻不顧而去，留下人惜別依依（如《玢州狐》、《狐妾》、《狐諧》、《雙燈》、《狐夢》等），更有狐化